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 窄门

安德雷·纪德 著  
卞之琳 译

APG 安徽出版集团  
安徽教育出版社

# 窄门

安德雷·纪德 著  
卞之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窄门 / (法)纪德(Gide, A.)著; 卞之琳译.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4  
(大家经典书系. 卞之琳系列)  
ISBN 978-7-5336-3721-7

I. 窄… II. ①纪…②卞…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594 号

责任编辑: 万直纯

---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回龙桥路 1 号

邮 编: 230063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650 mm×960 mm 1/16

印 张: 8.5

字 数: 100 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13.00 元

---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2823297 2846176

# 目 录

新版译者序 .....	1
初版译者序 .....	6
一 .....	13
二 .....	25
三 .....	42
四 .....	51
五 .....	62
六 .....	81
七 .....	88
八 .....	103

## 新版译者序

自然界有淘汰的法则，人类社会也有，无可避免。然而也有些文学作品经得起这个无情的筛选过程，只要人类还没有最终消灭，尽管时明时晦，出头一时，淹没一时，（不在创作方式的因循、模仿上，而在自由阅读的欣赏、启发上，）却没有过时的问题。它们可以为各时代所用，尽可以为读者随心所欲而加以品评，牵强也好，附会也好，褒也罢，贬也罢，就是抹不杀。文学是人为的产品，一经问世，偏就不受人为了的控制。文学作品总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怪物”。安德雷·纪德所著的《窄门》，尽管规格小一点，也属于这类奇书，富有可塑性而不点头的“顽石”。

《窄门》原书初版于1909年，正在纪德创办具有过辉煌历史的《新法兰西评论》这个文学刊物的一年，经过时间的考验，在法国以至西方文学史上，毁誉由人，总是站住了脚跟。我这本译稿，1937年夏天，开始在雁荡山的灵峰寺，结束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后几天，在上海法租界（当时一边听远处炮声一边不时奔赴街头抢买报纸号外）。译本在抗战期间桂林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从封面的庸俗设计到正文错乱排字，印得不堪入目；战后在1947年正式出版于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一转眼至今已已是40年。多少变幻的风云过去了，如今严肃的读者，

善于思考的有心人，读了这个重新修订的译本，按我的主观推测，总还是不能不有一些感受吧。

这是爱情小说，没有色情描写，也没有耸人听闻的噱头。但是其中的意义可以超出儿女情这一点表层。1946年，我到刚被“劫”收后的上海，为译本正式出版写序，随了介绍小说内容而发了一点含混其词的感慨。时过境迁，40年后，现在随校改旧译本而继续并修订以前的感慨，我又觉得另有一些话要说。

时代不同，社会思潮不同，中西地域风习文化的传统与背景不同，一部特定时空里产生的艺术成品，尽可以跨越到另一个特定时空，发生作用。这部中篇小说我看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宗教观念（不是说迷信劣根）普遍薄弱，我认为并非中国悠久文化思想的缺点，相反，正是长处。正因为不是当局者迷，我们对书中展示或揭露的平凡而乖戾的情事，不仅比著者自己和西方一般读者更感震惊，也比著者及其创造的小说主角更易超脱，更可引以为鉴。

中国的一种古老传统值得我们自豪：远在西方基督教兴起以前，古代民歌集《诗三百》以《关雎》篇列首，后世的迂儒解释为歌颂后、王之德，虽属歪曲，倒也表现了一点与基督教的扭曲思想截然的对立。奇怪，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亚当与夏娃，一旦发现他们知道了男女事，构成人类的“原罪”，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虔诚的凡胎俗骨就以“赎罪”为毕生的最高理想！西方人将近两千年以来竟以此为“文明”；这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主体说来，对于我们今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者说来，却是咄咄怪事。小说女主角阿丽莎，本来是那么可爱的姑娘，却正按此求“德”，折磨自己也折磨与她相爱的故事叙述者芥龙（沿用旧译音，若用汉语拼音说来较近原音一点，应为芥若姆——*Jièruòmǔ* 对应原文 *Jérôme*），逼他进“德”，变成了矫情的慈善庸人——可怜可气的婆娘，实在何苦！她在暗中（在日记里）表现的灵肉冲

突,发出的绝叫,也就惨极人寰。这一切实际上都得怪这一对男女的天真、纯洁;要是在别些教徒的场合,特别在一些天主教徒的场合,倒是不能其为问题,他们太容易以岸然道貌掩盖酒色纵情了。

纪德借这对青年男女的痛苦,不由他自主,从同情而变成揭发和控诉,用了多大气力。他在小说出版26年后,又出版了散文诗式的随感录《新的食粮》。他在这本小书的开头部分,就一反阿丽莎所说“人不是为幸福而生的”,改说“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进而到最后部分宣扬求幸福不能剥夺别人的幸福,更由此而宣称信仰他实际上只是想当然的共产主义。

其实,这点进展早在出版《窄门》以前,在1897年出版的《尘世的食粮》里就露了苗头。纪德后来,即1927年,为这本散文诗式的随感集重版写序回忆说:“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文学界有一股非常强烈的造作和封闭的气息;我觉得迫切需要使文学重新接触大地,赤着脚随便踩在地上。”这种号召影响过当时一批作家,摆脱巴黎沙龙生活,出去,甚至到异域,充实经验,后来各有文学成就。纪德自己从1925年到1926年重去非洲,更深入到中部,目击了帝国主义殖民开拓的残酷现实,回来出版了《刚果纪行》和《乍得归来》,激扬了民族和社会的正义感,造成了有名的纪德“转向”的发端。到1932年,他便开始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运动。而在1936年发表《苏联回来》和次年发表《苏联回来补》招致“再转向”的非议以前,他以《新的食粮》反阿丽莎贬抑求幸福想法为开端而一度达到上旋弧线的最高点的轨迹,正为在先的小说《窄门》发挥了意义。

西方现代在灵肉冲突这一类问题上,早已随时代发展有了新的突破。只是这方面出现了另一个绝端,没有了理想(更无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没有了信心,把男女交合变成了家常便饭以至连禽兽都不如,那又教我们怎样说呢?所谓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也无可否认,

波及了世界上许多自封或主观上认真要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不容忽视。结果，天下滔滔，真如基督教圣经所说，“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那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人欲横流，触目惊心。在我们国家今日开放、搞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也到处潜伏着更与封建残余思想相结合的陷阱，陋习猖狂，歪风时起，这也是一部分的现实。保持清醒，不迷恋死骨，不盲目崇洋而重温一下纪德在他这本小说里的进窄门悲剧，净化一番我们的感情以至思想，似乎倒又值得了。

40年前，我在上海为这个译本写序，有见于当时当地的形势，发了以偏概全的感慨，说我们的世界是演不了悲剧、只能演惨剧的世界。我在1949年春从英国回到北平，目击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自己的观感当然也大有改变。谁想得到又经过17年的曲折，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广大人民所受的元气挫折、心灵创伤，恢复不易，社会上旧的后遗症未尽，又加了新的并发症？我为大局的近景和远景庆幸之余，又感到与40年前类似而不同性质的一点杞忧。我现在不免激赏纪德在这部小说里表现的认真精神，不限于爱情的范围或层次。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堂与地狱，我们也就不该有我们自己的道德、自己的理想吗？尽管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以至封建贵族阶级的“德行”观念之类，在好的方面，彼此还有一脉相通处、长远契合处，总还是说得过去吧？

当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对立体。纪德经常自道身上具有法国南部明朗气候和北部（诺曼底）阴沉气候所赋予两种各有短长的气质，互相抵触，互相斗争。《窄门》故事本身（和他一生的其他作品，包括有些方面和《窄门》好像作对位音的《新的食粮》）就和盘托出了冲突的真情。但是矛盾斗争是进程，是现实；矛盾统一才是目的，才是理想，从一种角度看，可否这样说？



这本小书,修订了重新拿出来,希望给读者提供美学欣赏和艺术借鉴的同时,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说,也可以从正反面成为有益的读物。纪德在他最后一本正好出版在40年前的创作小书《特修斯》(题目是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名,在法语里称特瑟—Thésée)最后部分总结自己的创作思想,就说了一句“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

1986年10月于北京

## 初版译者序

虚无地从人间圈出了一块禁地，称之以天堂一类的名字，把门收得不近人情的狭窄，而叫你拼命钻进去，名之为德行、修行，或别的什么——这是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神圣悲剧。安德雷·纪德的这本爱情小说《窄门》，正就是昭示这一个悲剧的一星小小的火花。

本该是最自然不过的，芥龙与阿丽莎这一对彼此钟情的小儿女，由表姊弟而进为眷属。两人相异相吸，相同相通，互相合适（也许除了女的比男的大了两岁），而彼此又出于严肃的了解而互相接近。故事的开始差不多就在各自就要失去母亲的时候。那是两个极相反的母亲，芥龙的母亲不宜于穿鲜艳的衣服，正如阿丽莎的母亲不宜于穿黑。在阿丽莎的母亲就要跟人家跑了以前不久，芥龙决意一生都保护阿丽莎；在芥龙的母亲弃世以前不久，阿丽莎也知道芥龙需要从她得一点支撑。两人彼此相为而图完美，他们想穿着“白衣服，手挽手，望着同一个目标”而行进。他们高傲，不怕短暂的分离；他们自信，甘受任何种考验。他们实际上早就像订了婚了。

本该还是简单的，故事却复杂起来了，考验来了。阿丽莎发觉她的妹妹须丽叶也喜欢芥龙。这实际上又有什么呢？世界的千差万别中跟一个女子真正配合得来的一个男子，决不会跟别一个女子也真正

配合得来的。若讲到关系最切的恋爱与结婚。在花样的配合中，合则留，不合则去，另求合者，实并无真正难处的地方。固然，芥龙和阿丽莎在一起往往拘束而不自然，反不如和须丽叶可以随便游玩。这却是因为芥龙爱阿丽莎爱得深而难免如此的仅是浮面的现象，一个阶段里或者不免的现象，并不足以说明了芥龙跟须丽叶结合会更为合适。可是阿丽莎不这么想，反以为自己跟芥龙的结合会把须丽叶的幸福剥夺了，于是课诸自己以自我牺牲。一点有差，全局顿非，须丽叶抢先牺牲，为了绝她姊姊转让她嫁给芥龙的痴想，她随便答应了她完全还没有看在眼里的一个男子的求婚。这可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叫阿丽莎能再安于自己和芥龙的关系了。

一切都还可以很顺利的，经过了这一个波折。须丽叶结婚了以后，成了贤妻良母，与丈夫同过田园生活，倒还是很幸福，照一般的看法来用这个形容词。阿丽莎与芥龙的关系本该又可以一帆风顺下去了。殊不知这却又撩起了另一个波折。须丽叶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幸福，无须阿丽莎牺牲也可以得到的幸福，又叫阿丽莎不安。她又觉得希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向幸福的行进了。这又自苦而苦了芥龙，可是这在芥龙也正未尝不合适，他也早想过“达到幸福所需的努力反重于幸福本身”。在为幸福的德行中，阿丽莎又瞥见了“更好的东西”，把德行看做了目的。她怕爱情妨碍了进德，要离开芥龙而在神中会他，求所谓“圣洁”而“超越爱情”。这虽然仍旧使芥龙更在无可奈何中力求进德以配得上她，却也终使他精疲力竭而惋惜难堪的诗意消失，发觉所爱的现实人物竟变成了幽灵。风风雨雨，愈来愈别扭，终于叫一个潦倒一生，一个憔悴以死，在一个容不下两个人并肩而行的牛角尖里。

虽然，这里的一波又一波中也自有其必然性，并非出于偶然，悲剧已经潜伏在故事的开端。两个人的性格里显然都早具了两种相反的成分。我们不该用心理分析来硬把一副有机体拆穿或宁是肢解。不

过我们即从天生有宗教的热忱，又受清教徒教养的芥龙身上也显然看得出相当分量的“肉感”(sensuality)——倒置而见之于他很小就因看见美丽的舅母读诗而脸红，见之于他拼命逃去洗涤自己身上被她触摸过的地方。阿丽莎的“肉感”则在故事中表现的机会更不少了，看她到篇末述说的那天晚上她在芥龙走出去以后如何躺在沙发上，在灯罩的掩蔽下，凝看自己露在光亮里的脚尖，更不用提她在日记里赤裸裸的灵肉冲突中的绝叫了。他们都正像纪德自己，身上带了法国北部与南部天然环境所造成的两极端的倾向，只是纪德是非常自觉的，对于这一点。这一点的着重，实在出于宗教把灵肉分割的观念的操纵。纪德自己早年常津津乐道这种对立甚或冲突。这种对立甚或冲突的观念无形中扩大到一切领域而自炫其重要性。托·斯·艾略特最近还把这个对立甚至冲突的观念，不自觉地引用到文化问题上，而认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之间，该有点如夫妻之间的小小的勃谿。勃谿在夫妇生活的实际中间或难免，却并非理想的事情。摩擦也并非文化活跃或发达的必要条件。纪德到晚年才明白否定了消耗的斗争，宣扬了多样的成分才可以产生谐和，相反的正可以相成。他把《窄门》的悲剧只是消极地揭发了，到《新的食粮》时代他才把阿丽莎的“我们生来不是为了的幸福”改成了“人是为幸福而生的”。到了那时候他也正像校正了阿丽莎似的说了要用自己幸福的榜样来教人幸福，虽然决不要剥夺人家的幸福。的确，幸福的满足并不如阿丽莎所想的必然会令人堕落。阿丽莎要把给芥龙的心分给穷人，最自然、最真挚的办法倒还是先给了或者同时给了他。给了他，那颗心不是就完了的，不是就真像可以用尺用斗来量似的，不够分配给另外人，而相反的只有扩大了。只是纪德在《新的食粮》里还是说“轻满足爱而重扩大爱”未免还有点离奇，爱的满足又何必与它的扩大抵触？——满足正就是扩大的一个先行的阶段而已。

阿丽莎与芥龙的悲剧一方面也就缘于求进步的错误。阿丽莎早就说了纪德自己远在若干年后的《新的食粮》里说的，我们不能希求一种无进步的状态，喜悦或幸福，也该是进步的才对。阿丽莎的求进步却是出发于到了某种境界就觉得“够了，这已经够幸福了”，或者出发于怕达到了幸福便不再幸福了，因此她的求幸福进步就是无限的延宕幸福。她不知道把一段落的幸福当作踏脚石，一阶段的终点与下一阶段的出发点。前进的过程里自有阶段性的完满境界。发芽、开花、结果，又发芽、开花、结果，是自然的螺旋式的程序。芽不能超越了开花而结果，花不能超越了结果而发芽，果不能超越了发芽而开花。延宕则等于叫芽永远发芽，花永远开花，果永远结果。恋爱上歌德式的追求无尽，抓住了一个对象，不满足了，撒下了又追求一个，实在并非进步，因为还是停顿在第一个阶段上，爱情本身并没有在完满了以后也进了一步。超越了爱情，阿丽莎又何尝达到纯粹的圣洁，纪德自己直到晚年还没有摆脱这个略带毛病的超越观念，虽然他自己倒是“通过”来的，实际上。他喜欢叫青年一笔抹杀了过去，过去在现在与将来中的位置。这实在是忽略了传统的价值，缺少了历史的认识。修养里深为得力于传统，个人历史又最富有历史意义的纪德，竟时或表现了这种另一绝端的思想，似乎不能说出于自然，虽然他如此抱了自然史的人生观。

一切貌似对立的事物，灵与肉，心与物，美与善，群与己，……都相依为命，实是最自然的真谛；过去与将来，完满与发展，互相推移，实也是最自然的真谛；说来说去还无非说明了这句老生常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是天与人最自然的倾向，天人合一应是一条康庄大道，若不是人世的矫枉过正、日积月累地壅塞了它，而造成了今日的局势。如今，天下滔滔，“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的确成了基督的说法。今日的世界简直证实了人世的出发点就是个错误。一个

大悲剧里裹着一个大惨局。以西洋人为主的世界，尽管在背弃基督教，共同证实了基督教所判定的现世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而大家向毁灭迈进的壮烈，实在也多少起因于基督教的把人剖成两半，把一切都分成两半，教会了大家只看出两半之间的抵触、冲突的价值，再也拼不成整体。另一方面，就压在这个大悲剧底下，却也实现了与基督教的好处相反的错误：大家醉生梦死，浑浑噩噩，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现实到不抱任何主义(principle)，貌似迟缓，实为激剧的，非常不名誉地落往可惨的结局。虽然如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开倒车的办法，显然都不足以济世了，可是宗教的共同精神，不惑于一时的，短视所见的现实，而清醒地有所理想，有所超拔的精神，进窄门的精神，却也正是此世或可以得救所不可少的动力，不管我们用何种方法去救己救人而成己成人。

话又说回来，就借功利的说法，这本小说里的悲剧的光芒倒难道——不是为了场面的漂亮，而是为了正面的价值——不能叫演悲剧的世界有所警悟，而特别叫我们演惨剧的更有所激发吗？

卞之琳

上海，11月6日(1946)

附记：这部译稿于1937年夏天开始于雁荡山中，最后一小部分于8月间完成于上海炮声中，于李健吾先生家里，嗣后曾带到过成都和昆明，寄到过桂林，错误百出印成过书，今在滞沪途中，上星期校毕于北郊周煦良先生家中，此刻成序于西区王辛笛先生家中。译的时候我借用戴望舒先生原书，如今校的时候还是借用了他的那本。九年过眼，万里萦怀，我拿出这本稿子来对任何种牵涉都无限感激。

给 M. A. G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



别人尽可以用这些素材来著书，可是我要在这里讲的故事，是我曾全力以赴的切身经历，而且在那上面用尽了我的德行。所以我要简简单单写我的回忆，倘若有些地方支离破碎呢，我也并不求助虚构来补缀它们，连接它们；我如要费力润饰它们，反而会妨碍我希望在讲它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最后一点欣慰。

我还不满十二岁，就失去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因为再不必留在勒阿弗尔，我的父亲行医所在的地方，决定来巴黎住，盼望我在这里可以更好完成我的学业。她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租了一小幢住房，阿什拜尔屯小姐和我们住在一起。弗罗拉·阿什拜尔屯小姐，早已经没有了家庭，起初当我母亲的家庭教师，然后变成了她的伴侣，不久便成了她的朋友。我当时就生活在这两位妇人的身边，她们同样的老带着温和与悲哀的神色，现在我只能想见她们服丧的样子了。有一天，我想，是在父亲死了许久以后吧，母亲把便帽的黑带子换成了绛带子。

“啊！妈妈，”我叫起来了，“这种颜色和你多么不合适！”

第二天她又换成了黑带子。

我身体很弱。我的母亲和阿什拜尔屯小姐，念念不忘当心我疲倦，如果她们的关怀没有把我养成了一个懒人，想必是多亏我生性真爱好用功吧。天气一好起来的时候，她们两个就以为我应该离开都市了，我在都市里脸色苍白了。到六月中旬，我们就上奉格瑟玛尔，在勒